



我的家乡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一个村里面,那里的房前屋后经常布满一大片竹林。寨上曾经有赤竹、金竹、苦竹以及后山坡坡里有一些“小喇喇”野生竹。赤竹在雪压枝时会发出掉落的声音,景致很美很轻,但是最令人怀念的还是那几片金竹。

先来说说我家的那片金竹吧!大概是2000年左右,我们一家四口背着秧苗去沙岭上栽秧,当时都还看见购银坨我家那片金竹绿油油的。没过多久,就听到父亲说,那片竹子全部花了。我不解地问,谁花的?那么大胆。后来也没去看,某天四点半放学回家,吃完中锅里剩下的饭菜,才看见堂兄家木屋楼上有两个陌生人,一个拿着一把直角沙刀,一个吹着口哨。像是在做什么,把我吓一跳,我连忙喊妹妹进屋,大声问,你们在做那样,他们也不回答,继续沉醉其中。这时,父亲从园子里回来,我一问,他才说,那是篾匠,我们请来编竹背。那些竹子花了就要干死,不用就要不得了,可惜。

第二天,我又放学刚回家,打开木门上的扣子,门还没开。一篾匠老着一捆竹子回来,放在了坝子上。他又习惯性的吹着口哨,说:小伙子,昨天是你在下面喊我们不是?我羞涩地没有回答,听见父亲和另外一名篾匠也一路回来。我问父亲说,你不是说竹子都被花了么?怎么这些还是绿的,他笑而不语。另一位篾匠有点残疾,却大笑说,应该是人家还没有花完,剩下的。

那次,一共编了十几个炸背和一个小抛背,差不多用了个多月。篾匠一个腿残偏胖话多,一个身高偏瘦话少。后来看见这对师徒,让我想起了《侠客行》里面的主角的师父,极为相像。据说那位篾匠师父还没有找到老婆,情感无法寄托,只好每天唱起单身情歌。

面对新编好的背篋,父母亲的心头是倍感踏实,而我和妹妹是倍感新奇,一心想背着出去打猪草。而父母亲说,先不要用新的,把旧的用坏了再说。于是把背篋放在了架棚上,用烟熏熏起。

至今二十余年了,家人虽然干有农活,但外出打工的时间多一些。所以背篋除了黑一点外,还有几个都是新的。留在那里也没有什么用,但当时可是花了10元一天请师傅编的,一天一包烟。如今,也不知道那两个篾匠还在不在人世,想想任何手艺也是风靡一时吧。

而寨上的第二片金竹,是在仓房前,新邻居李么家的,2017年修二级路被挖机挖掉了一半。后来路没有修成,又发笋子长了起来。说起笋子,那真是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季节就可成林。我是亲眼目睹了它的毁灭到新生,又由新生到毁灭的轮回。那就是2024年,这片竹子也花了。我在院坝观察到这片竹林突然长出了白色的小花。这时,我才深刻认识到,开花就意味着死亡,不管你多么喜欢在区内做好事,都无法挽回。

先是小花,后面慢慢竹叶枯黄,长出一扁一扁的结痂,走向消失。只是不知蒙在内部的竹筒是什么状况,有时真想用刀划开看一看,但都疲于问候,没有一探究竟。

而第三片金竹,是崔大家的,在老寨园子。从油路上站着看下去。茂盛盛,一片翠绿,时而一阵风吹过,摇摇摆摆。有时有小鸟叽叽喳喳在上面飞舞,有时有喜鹊猫头鹰在上面惊叫。竹林的旁边还有一座清朝古墓,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片竹林也是在我家新房的向山上,据说这片竹林是崔家与杨家因为修新房交换的。可是,2025年,这片竹林因为我很少观察,只是有时看见崔家嫂嫂撸土时,燃烧起烫人的火焰,担心引起不必要的损失与安全,才走出去看一会儿。

突然有一天,发现那里的环境异常清新,像光亮扫视,留下精华。猛一发现,才知那片竹林已经被砍了好几天,一询问才得知情况,那片金竹也花了,只好砍来当柴引火柴,或者晾衣杆。

曾经对竹也知道它是有风骨的,知道它也会飘飘然落叶,或者低头。但是自从离开我家那片竹,在外奔波多年,已经很少有它的近况了。有人说,只是偶尔退休的侯校长会去砍两根用来拦园子,而我们自从搬家后也没有去打理过,全然荒废了。今年在家,媳妇提着桶子去掰了一些竹笋,我去接她回来的路上,突然发现再家后面还有一片金竹。

可喜,我想寨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或许会盯上它吧。想想它也是生长到春蚕到死,奉献给了我们这一方山水山水。而我们村民终会老去,如此渺小。一天晚上,我与老婆逗小女诗铜时,突然刷到一个广告,直播间在售卖巨龙竹种子。于是,我满怀希望的下了单,想好了地方,等种子下了就拿来种在磨石沟,既可以吃竹笋,也可以用来搭雨棚,想想都兴奋。

三十岁,落在时光的心坎上,像黄昏中掺杂了被火燃烧的云,久久难以熄灭。深秋的银杏叶是时间刻度,正指向而立之年,迎风飘扬的银杏叶铺满来时路。我依偎在银杏树下,只想当一个念旧的少年。

少年的后劲太大,恍惚间我还认为自己是刚走出大学的少年,侃侃而谈时,还能毫不迟疑说出青春少年的模样,亮黄色的书包,伏着大学的几年光阴,我总记得你嘴角上扬,意气风发,我们谈当下,谈未来,谈梦想。在大学的足球场上,我们躺在草地上,初次分析各自的家庭,初次认识当下的社会,仿佛和世界开始融合在一起,我们串联了生活经验和对知识的认知,自卑与自信在一起碰撞,内心升起不甘,暖阳照起的那一刻,也照亮我们的眼睛,我们开始变得明亮,通过各种途径去认识这个陌生的社会。一切都已经在过了时光的轮里,而我们的骨血也依旧复刻着这些年走过来的时光。

但谁说青春已经不在,那些永恒的瞬间是我们来时的路,就在原地,等我们回头望时,来时的路上依旧清晰。我们不可否定,也不必感怀,那些冲动,那些执着不甘亦或是那些懦弱和不堪回首的过往,我们都统统接受,统统原谅。少年时的模样终究随着日复一日的黄昏翻过了几个年头,立我于时光长河中央。

时光摇晃的芦苇是散落在回忆的遗憾,当三十岁的风吹起,依旧没有淡化曾经的模样,而心头的每一团枯草,就像是那些年被辜负的爱情,那些年破碎的梦想,用尽了年少时全部的情深意重,用尽了少年时手心的温热,依旧握不住随风而动的念想,我们一次次冲动又彷徨。那些年正圆的月亮,只会为那些年少的心痛而黯淡,每一寸的光芒也在逐渐抚平少年的忧伤。

在意气风发的年龄,遗憾是序章,我们没有活得那么潇洒,也没有那么平静。“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是诗人张若虚的孤寂也是他的遗憾,“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是王国维的遗憾,人生的遗憾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我们才开始懂得体会于千万事物中,自己的体会才最本真。但有时,在本该沉静的年纪,却难以静下心来。是啊!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那些唯美的课文在我们读不懂的无法感同身受的年纪,仅仅是解读文字,而当我能够理解的时候,却已经入局。感受笔下灵魂的时候,我却发现那些文字里感性,忧愁,感悟缺了一个一起品读的伙伴。这个年龄段也赋予我们关于生活的太多压力,那些流走的时光,越过一道又一道沟壑,翻过了一重又一重高山。今天的风依旧吹动梢头,依旧吹起我的脸庞,带着熟悉的温度,可我知道不是那阵风又来了,而是新的风吹来了。我们何止失去了流走的时光,还失去了昨天的夕阳和黄昏的晚霞。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时光,像

是不愿意制造世间假象呢还是面对残酷的现实根本就无能为力

立冬:本色

初冬时节的永旺大坝 最后一垄水稻被收割后 那些东一块西一块的田土 仿佛被卸了艳妆的老妇人 突然就暴露出了自己苍老的面目

我知道,这才是 田野的本色 夏天浓妆碧绿 秋天抹金黄 只有在冬天和春天 才呈现出真实的自己

每个人的本色 也与田野无异 少年犹如春天 青年仿佛夏秋 老年恰是冬季 老还小,老还小 所言不虚 因为无欲无求 才会呈现出一个真实的自己

小雪:落叶

小雪无雪 观山西路两旁 两排高大的悬铃木 在一阵轻风穿梭其间后 落叶如同小雪般在空中翻滚 又慢慢落下 给单调的人行道上 铺垫出一份初冬的意象 那焦黄的落叶 与银杏叶的金黄比起来 还是要差那么一点意思 但是这也足以满足我对美轮美奂的期待

环卫工人的扫帚和撮箕 对这些悬铃木的落叶早已严阵以待 在规定的时间内 他们必须将这份美丽彻底清扫 哪些试图躲进矮树从里的落叶 其阴谋被吹风机识破 随即被一视同仁地驱赶出来 上下翻滚狼狈不堪的样子 使每一片落叶都脸面全无

辞枝三叠(组诗)

银杏叶落

每片叶子在离开前 都先把自己涂成金黄 然后松开手

风数着这些飘落的小钱 我们在树下站成逗号 暂时停在秋天的这一页

空白

满地的黄不是落叶 是时间脱下的空壳 还保持着想飞的样子

当它们轻轻颤动 像无声的钟摆 测量着我们和根的距离

泥土将收回所有绚烂 等雪擦干净之后

最后那颗核桃

春天会写下新的开头 当最后一颗核桃被带走 整棵树抖落了叶子 它不知道自己藏起的是整个秋天

风在空枝上忽然变轻 松鼠尾巴扫过的地方 留下一道淡青的痕迹

在黑暗的储藏洞里 那颗坚硬的核心里 时间正往回长 每一条缝里 都睡着一个未拆的春天

小寒:风雨

一场台风,蓄谋已久 在这个时节里突然登陆 待到达铜仁时 虽然已是强弩之末 但其裹挟着的风雨 却加剧了隆冬的寒意

我从泳池出来

我从泳池出来

我从泳池出来

冬藏六首

许义阳

大雪:爽约

大雪节气 是大雪的生日 天刚蒙蒙亮 我就赶忙出门 我与大雪有约 每年我们都要见一次面 日子就选定今天 我们一起行动 用大雪那雪白的雪 暂时掩盖那些 世间罪恶和悲伤

可是我对今年的大雪 多少有些失望 因为我只看到艳阳高照 气温高达摄氏16度 那期待中的大雪 一片两片三四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 并没有如期而至

我也不晓得 那雪白的雪 为何会爽约

冬至:勇气

本来从今天起 就开始数九了 一九二九怀中袖手 三九四九冻死老狗 但是室外20℃的温度 仿佛在嘲笑我的天真 如果这样的话 我当然也是不服气的 明明是冬至这个节气 自己已经不像个冬至的样子

我一度深信 所谓全球气候变暖 大概是个伪命题 这世上总有人异想天开 想拿一些唬人的噱头 动摇我们的学识 甚至否定我们的认知 不作不死

但是面对今年的冬至 我确实已无话可说 只是自己的内心 还是抱有对现实的抵触 就算对事实低头 也得鼓起勇气

大寒:低头

一片一片迟来的雪花 飘飘零零,从天而降 将其曼妙的身姿 从容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南方的节气 难得与北国同步 春天来得早 冬天迟不至 小雪没有雪 大雪雪迟疑

而我知道 雪花只是她此刻的名字 我伸出手来 接住几片雪花 只需要三秒钟 她一年四季里 有三个季度都在使用的名字 就会静静地呈现在我的掌心 我也清楚,再过一段时间 雪花又会改用另外一个名字

从雪花到水 再从水到冰 她忽而飞舞 忽而流淌 忽而凝固 我其实不能苛刻雪花 她这样放下身段变来变去 并非有什么难言之隐 坦率地说 不过就是一种选择 面对世间冷暖 苟且低头

致敬我们的三十岁

吴胜辉

是在冷风酝酿的妄想,在孤云翻涌的时候,席卷而来。

我们会喜欢从前,谈工作时时的执着,黎明的鸡鸣,那些胜利前的火焰,参加工作时每一步走来的感受。我们会谈内心升起不甘谈那些惬意或失落的过往,我们也会畅谈未来和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还计划要去遥远的雪乡,看一场漫天飞雪,体会未体会过的自然景象。关于过去和未来的絮语,一点一滴,组成了每一个人独特的生命轨迹。有的人喜欢旅游,有的人喜欢窝在被窝里,有的人热爱运动,有的人看电影,每一道生命轨迹都是天地之间的滋养,每一份生命都有独一无二存在的意义。不必羡慕别人繁花似锦,也不必苛责自己的平凡普通,我们在各自的轨道上生长,便是最好的模样。

三十岁的激流来得浩浩荡荡,猝不及防,我还没做好如何当好一个大人的,肩上却早已扛起了沉甸甸的重担。我们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力军,我们这批90后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我们成了父母的依靠,是孩子的港湾,是职场上的有力干将,我们一边迷茫,一边探索,一边焦虑,一边前行。“知奋进而不足,望远山而前行”这大概是我们对生活对社会最诚恳的态度。有的人成为教师,担当着教书育人的重任,用责任心用知识浇灌祖国的花朵,有的人当医生,肩负救死扶伤的信仰,有的人当军人,承担保家卫国的使命,有的人当商人诚信经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论我们身在何方,何种身份,作为我们这代人,我们一边扛起时代的责任,一边创造自己的生活。

时光的路上人来人往,社会赋予的各种身份形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无论我们是谁,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持热爱,走向那热闹的人群也有勇气直面一个人的孤独,走向海棠的明媚,也能直面地下腐烂的枝残落叶,走向摇晃的昏黄也能感受深夜的寒凉。我们惊喜,我们悲伤,我们呐喊……每一种情绪,每一件事情,每一种感受都是真真实实触动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锋芒和柔软是我,挣扎和从容也是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对三十岁的感慨如此之深,或许望前路有我青涩的青春,像极了那满园未开满的鲜花在风中摇摇欲坠,那么明媚,如此动人,曾经睡不着的夜晚,我们用来歌唱,在寂静中徘徊,也在寂静中翻少年

那堵围墙,月亮总是那么明亮,我很少在夜晚摔倒受伤。而后的时光,我们多数用来怀念,那些辗转和彷徨让我们多了思考,所以,夜晚堆满了遗憾,当我不再是那个任性的少年,我才发现,我的青春也在离我远去。我常常梦到以前的日子,梦到那群伙伴,也梦到过那些青春时无法释怀的遗憾。可是现在闹钟响了就不能继续做梦了,而是起床赶着去上班,去做日复一日的工作,在繁杂的工作中品味平凡,我要在孩子一张张稚嫩的脸上铺上温暖的阳光。风起了一遍又一遍,那些角落也悄悄地扬起了新起的灰尘,不知不觉地积攒,积攒了时光的厚重,积攒了岁月的斑驳。路上的树和行人,也在不断地换了一批又一批。无论天气如何变幻,马路都接住了阳光和雨露。我们在街上走着,回味着,也思考着人生的意义,一遍遍在迷茫中纠结,就像那树叶绿了又黄,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模样。我们一遍遍在沉淀后重组自己,每一次思考,都是一次新的成长。尽管曾经的自己是什么模样,在这条马路上,我们的身影被逐渐拉长。我们有遗憾,有不甘有压力也有担当。但我们不会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

风起了,银杏叶在冬天的初头已经落光,而拥有过银杏叶和深秋的人早就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树下飞舞,当我再续写关于三十岁的时光,怀着勇气和无畏,这次,我告别的是那些无法挽留的过往,是那些找不回的事物,非事非物。三十岁不应该被界定,生命的长度也不该被界定,生命跳动的每一刻,都应该有自己的符号,这一刻,可能是在睡懒觉,可能是在听着歌,也有可能是在流着悲伤的眼泪或者是在开心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就在当下,生命的感受也在当下。热爱鲜花就去种花,热爱高山就去攀登,热爱星辰就抬头仰望,在理想与现实之中,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

致敬我们的三十岁,在跌跌撞撞中从不放弃!致敬那些陪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人,每一段时光都开始在回忆里开花,那些苦的,痛的,甜的,梦的,是一根根茂盛的藤蔓,从过去走来,在某个深夜,花团锦簇。

接受三十岁,接受孤独的叩门,也接受日子的苍白,允许热闹和萧条,允许真诚和薄凉,允许玫瑰盛开和凋谢,当然我更爱我的沉着、勇敢和热烈……